蜀山劍俠傳/24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四九回　密室覷濃春 玉軟香溫驚絕豔　祥雲消煞火 金光寶相走神嬰

下一回▶

暫且放下謝、李二人不提。先說癩姑等一行剛飛抵北洞上層二妖孽調情的石室附近，便聽毒手摩什厲聲叫罵，依了謝琳，便要硬衝進去。癩姑聽出二妖孽調情，妖屍全是假話，摩什卻很相信，暗忖：「這兩妖孽均不好鬥，難得他們自己疏忽，在此糾纏，樂得多延一會兒，趁便行事，等易師姊出險，七人合力下手，豈不更妙？對方真警覺時，再動手也不爲晚。此時能不惹他最好。」忙打手勢，止住衆人，暫在當地伏伺，相機進止。一面暗發傳音信號，催謝、李二人即行下手，救出易靜；一面暗中窺聽對方言動。

妖屍那麼邪法高強，機警靈敏，行起事來，竟會愚昧顛倒。她並不是不知道聖姑道法高深，威力靈異，男子入洞首犯禁約。偏祇煉到元神剛剛回生復體，僅能在洞內隨意行動，實則孽難尚猶未滿，休說遠走高飛脫困他去，連洞門都未得走開一步。竟然忘了利害輕重，開頭便號召同類妖邪，男女不論，一體勾結。繼見情勢日非，方始驚惶。按說妖屍本是聖姑逐出門外的孽徒，劫中沉淪已歷多年，受盡苦難，在末劫未臨以前，如能放下屠刀，自知悛悔，昔年師徒一場，多少總還有點香火之情；仙、釋兩門，又俱都願人自新，事並不難。祇有立志斷去貪嗔淫慾，向聖姑虔誠悔過，棄了盜取藏珍道書的妄念，離開幻波池，另覓仙山隱修，脫難並非無望。縱令宿孽太重，挽蓋又難，到底逃過現劫，有了生路年月，總好得多。至不濟，將來再經一次兵解，仍可轉劫重修正果。何致形神皆滅，萬劫不復啊！

這也是她惡貫滿盈，天生兇狡淫邪之性，蘊毒多年，久而愈烈，一起頭便倒行逆施。自從聖姑玉牒示做以來，便日在憂危之中。她所勾結的妖黨，除女的本來不多，還乘隙借故溜去兩個一去不來而外，便是男的，照例到後百日以內必遭橫死，不爲仇敵所殺，便是自相火併，再不便是久處生厭，故意自出陰謀暗算：或以淫情媚態，雙方離間，使其殘殺；或是故用言語巧激，令其妄犯聖姑禁網，欲毀法物，驅上死路。奇怪的是，妖屍事前一意孤行，真覺非此不能快意，事後想起也知不對，偏生到時又不由自主。再一算死者來的日期，死己手的，多是將近百日邊上，分明來人這一關決難渡過。即以上次而論，死的那幾個同黨全是有力助手。爲了屢次黨羽遭禍俱都不滿百天，想起聖姑禁條膽寒，格外小心，決計不再以喜怒殺人。平日並還多方調處，以防再有內爭，又應百日死限。眼看這幾個黨羽差不多到了百日將近期限，尤其胡覽和陰四娘這兩個最得力的，當日便是第一百天，並無甚事。自己最愛重這兩人，不會害他們，與別的同黨又均和好，加以各擅玄功變化，本領甚高，怎麼想，也不會當日就死。心方暗罵聖姑：「老鬼賊尼，縱令你靈氣還未盡喪，至多也祇愚弄我一時，我一留心，便不上套。似胡、陰二人，連鳩盤婆那麼恨他們叛教，逃出赤身教多年，尚沒奈何他們，何況你這般伎倆，可見遇見真有神通的，你也害他不了。」

哪知念頭纔動，先是衛仙客夫妻、東方皓和沙亮、沙紅燕兄妹相繼攻入，跟着又有周、李二人隱身潛襲，結局是把這幾個快滿百日的同黨分別殺死，哪一個也沒過了百日期限。尤妙的是妖屍近日功候更深，棄此而逃並非不能，竟然始終沒想起一個走字。連那殘餘的一班妖黨也是如此，盡管代爲愁急，卻無一勸她走的。妖屍本心不想招惹毒手摩什，但胡、陰二人死後，再一計算，殘餘妖黨不濟的多，又多同時到來，相差祇二三日。準備孤注一擲，應在本月癸未，恰巧是一班妖黨的百日限期。痛定思痛，越發憂急，萬般無奈，祇得把毒手摩什招來。二妖孽全都淫兇膽大，無所不爲，雖以聖姑法力暗制，未污仙府，但是妖屍過信情人法力，有時想到高興，幾連聖姑也不十分在意。毒手摩什又極驕狂，不知身犯禁條，當日雖得漏網，死期仍在百日之內，心神也受暗制。口發大言，誇說法力高強，敵人休說入洞，祇要在池邊經過，立可警覺。話又果然應驗，到後連來兩次敵人，俱是纔一隱身入洞，妖屍還未警覺，便爲他所殺。這一來，妖屍越加信賴，未免大意了些。而當日又是二妖孽成敗生死關頭，在聖姑暗制之下，妖屍固是神智不清，雖料到當日必有變故，決不平安，偏生心念一動，便自撇開，忘卻厲害。毒手摩什邪法原高，雖不像在妖宮有寶可以查形照影，觀察仇敵蹤跡於千百里外，但祇要略按靈光，百里內外的動靜形迹，也立可查知。也是色慾蒙心，一意想和妖屍纏綿，心不在焉，加以大難將臨，所受暗制更甚，神智時復昏迷，人已不由自主。

可是癩姑久聽師長前輩和玉清大師、鄭八姑等告誡，心有成見，深知二妖孽兇狡異常，如今見此情形，轉覺出於意外，漸疑是詐，不敢冒失，一面暗囑衆人加意戒備，一面暗尋入口。反正此行祇爲牽絆妖孽，不問對方真假，心計已遂；對方如真慾令智昏，不知警覺，更是再好沒有。現在毒手摩什爲色所迷，奉命爲謹，如能乘其分開之隙，由別處繞向寢室，就除她不易，先將她肉身毀去，豈非絕妙？因是素來處事謹慎，心雖盤算，依然強止謝琳，不可輕舉。待了一會兒，見毒手摩什仍守候在室內，目光註定妖屍去路甬道，意似情急焦躁，又無可奈何之狀。方在心中笑罵：「畢竟妖邪還是妖邪，枉自修煉多年，那麼厲害的邪法，竟會如此昏愚無恥。」猛覺輕雲扯了一下衣襟，心疑有變，忙一回顧，謝琳正要往另一條夾壁巷中走去，連忙上前拉住。一打手勢，纔知謝琳不耐久候，也和自己一樣心思，欲別尋門路，去斬妖屍。癩姑覺着謝、李二人尚無迴音，強敵機警異常，祇是一時疏忽，爲色所蒙。適發信號便擔着心，相隔這麼近，祇能以手勢達意，傳聲遙問恐有警覺，生出絕大阻力，不到十分緊急，最好不向謝、李二人發聲。又料救人也非易事，謝琳不耐久候，雙管齊下，就便相機除妖，未爲不可。祇是沿途不知何故，未遇阻礙。事固無此順手，也許湊巧走得恰對，這一路無甚埋伏，故未觸發。身居重地，步步皆有危境，如何可以爲例？因此，仍主慎重，稍安勿躁，看清道路再去，免致打草驚蛇。

二人正以手勢問答，忽聽妖屍發話道：「你果是真心愛我。不過我此時正要運用玄功，以備今夜元神復體。並且這裏還有幾人相聚多日，承他們愛重，都是一樣癡情，如稍分愛，你決不容，過了今日，勢難再見。人均爲我出過死力，恐怕比你還認真，分手以前，也應假以辭色，說上兩句中聽的話。少時，我還要先把他們逐個喚來，談說幾句，說完再來請你，你尚須多等些時。我一則爲和你長久恩愛，二則今夜還須他們出力相助，免你一人勢單。但在和你同行以前，卻不許你管我閒事，也不許你多心呢。」說完，跟着一聲媚笑。毒手摩什好似聽了生氣，又不敢發作，剛厲聲說了一個「你」字，把牙齒一錯，便自忍住。妖屍也不再說。

這地方原是西、北兩洞相接之處的上層幾大間石室，外有幾條甬道夾巷，四通八達，門戶途徑交錯分列。妖屍北洞新巢，輕雲並未來過。因來時未遇阻礙，照着以前師示大略，順西洞甬道而飛，聞得二妖孽說笑叫罵，循聲而至。洞中千門萬戶，途徑繁複迴環，即便先有人指示，也難免走錯。所以癩姑見此情勢，不肯冒失。先前毫無把握，不知如何走法，方可繞向妖巢。妖屍這一發話，纔聽出相隔尚遠，似在西北角上一帶。一面揣摸，正待試探前行，忽見一條黑影由身後來路急飛而來，自左側越過，往前面通西北的夾巷

中飛去。衆人隱身在側，並未覺察。料是妖屍所召妖黨，便跟蹤尋去。方幸途中仍是平順無阻，一看前途又遲疑起來。原來事出倉猝，妖影飛行甚速，癩姑又太小心，停了一會兒，無甚動靜，方始追蹤，這一耽延，前面現出上下三條歧路，所追黑影已早無蹤，看不出是何道路。祇得照着意擬，往左邊小甬道中走去。

癩姑拿定穩健主意，稍遇可疑，便自停下，試探明瞭再進。始終也沒想到，妖屍斷定敵人祇有由外入內，忘了先前疏忽，死星照命，強敵已然乘隙隱形飛入，祇把外洞兩層加上嚴密禁制。這一帶雖是腹地，但靈泉發源的樞機重地是在北洞下層，敵人不把頭兩關攻破，決不能深入此間。如和上次沙紅燕一樣潛行侵入，祇要一入洞門，立時警覺。現時水道已閉，無須戒備。況且，毒手摩什和自己在此，來了人祇是送死，不足爲慮。祇有停屍寢室戒備尚嚴，以防萬一因事離開，爲人所算，不過多一半還是防備同黨。自己現在室中，自然不必介意。此時妖屍又因先來兩個強敵纔一進洞，被毒手摩什不用一點原有埋伏，便將其困住，凌辱個夠，故意放他逃走，再行追回慘殺。法力既高，行爲又與己心相合，覺出有此一人足可濟事，餘黨全是廢物。這班妖黨又各許有甜頭，自從新情人摩什來到，雖然膽怯，不敢與爭，背後對自己全發過牢騷。明日脫難和毒手摩什棄衆一走，全成仇敵，日後還須防人報復。不覺故伎復萌，又生惡念，欲乘前半日閒暇，挨個試上一試。除非試出真對自己盡心盡力，日後又悉憑己意，招之即來，揮之即去，不敢絲毫違忤的，還可容其存活；如若怨望不遜，或是暗中要挾，反正有他不多，無他不少，索性便假手摩什將他除去，以免後患。爲想激發毒手摩什妒火，那幾個同黨行經處，禁制全撤。

癩姑等總想，當日乃妖屍脫難緊要關頭，戒備必嚴，陷阱必深。有謝琳一路雖可無害，畢竟易靜未出，尚不能反客爲主，自以少遇阻力爲是。敵方的這等情形，如何得知？路又走錯，走向往聖姑寢宮的中洞後殿要路，差一點沒將正反五行埋伏觸動。等到發覺走錯途向，忙退回來，又耽誤了些時候。及至趕回原處，正遇上一個由妖屍室中退出來的妖黨，忙即閃開一旁，再照來路迎去，這纔尋到地頭。

原來妖屍所居之處，乃北洞最上一層，相隔上面依還嶺地面祇數十丈，爲全洞最高之所在。這也是妖屍日前打算，事如不佳，便來此室復了原身，倒反五遁，自行震破上面石層，拼犯奇險裂山而逃。主意打好，遷入以後，覺着此舉太險，又復丟開。這裏不似西洞內俱有好幾層的禁制，威力要差得多，白白便宜仇敵易於下手。癩姑、謝琳、輕雲、上官紅四人一點事沒費，便輕悄悄掩到地頭。那寢室共是兩大間，通連着石室。室外又有一大間敞堂，有門無戶。洞中所有門戶通道多是穹頂形式，門均高大。惟獨妖屍這間

寢室，外作大半圓形，壁上開有兩個六角形的小門，爲別處所無。那敞堂之外，是一條蜿蜒如蛇的甬道，堂當中段彎曲之處，由甬壁上開一圓門。這一來，敞堂便成了新月形式，地係北洞上層最高之處。四人來路口外，途徑門戶上下縱橫，棋佈錯列。甬道複壁，大都曲折低昂，勢如旋螺，外表道路紛歧，實則中含九宮八卦奇門妙用，諸般禁制。發動時，稍一不慎，便墮羅網。祇要道力稍差，不識其中妙用，誤入歧途，也休想走得出去。又均就原來整石鑿成的居多，雖是洞中高處，相隔上面還有數十丈，所有石壁均經禁制，堅逾精鋼，更非尋常法力所能動它分毫。除了束手待擒，決無倖免。

這條甬道的入口尤爲詭祕狹小，內中復多歧路，端的隱僻異常。其實相隔二妖孽適纔對談之處，僅隔里許之遙，可是極難發現，即便撞上，無心走入，也易迷糊。尚幸四人多精悉五行陰陽生克之妙，先雖沒有找到，卻認明來去向背和此中妙用，稍覺不對，立即回身，既未把路走迷，也未誤入禁地。恰巧遇上一個新由妖屍室中退出來的妖黨，略微用心觀察，便已尋到。這還不算，並因此途中阻延，把妖屍先招去的一些妖黨全數錯過，使妖屍完遂自殘羽翼的毒計，無形中佔了若干便利。四人先進敞堂時，見對面圓壁上有兩個六角小門，一紅一白。外壁色如黃金，內壁色如青玉。堂中無甚陳設，祇當中有一個石鼓形的大墩，上鋪極厚皮氈，石質如墨，黑而且亮。內室外堂又做日月環抱之相。四人不知此是昔年聖姑意欲創立教宗，爲備召集門人，傳授道法開講之用，後來設備未完，便即捨舊從新，改了初念，後成洞中閒置之地，一直不曾用過。近日妖屍心情首鼠，因西洞舊停屍處有好些危機，心又厭忌，覺着此地僻靜，離頂較近，萬一大難臨頭，可多做一種逃計。再往好裏想，如能平安無事，仗着毒手摩什之力，破了聖姑法物，毀去法體，取出藏珍，連走都無須時，居此密室之中更有好些可供利用之處。遷入以後，雖然聖姑全洞禁制祇此一處獨付闕如，但是靈泉發源和五遁樞機均在北洞下層，諸般禁制可以隨時移用。又恃地勢隱祕幽僻，徑路複道迴環往復，不須再加禁制，便具奇門妙用。自己卻是四通八達，出沒神速，敵人必難走進，也決不知會移居於此。又恃自身邪法甚高，不以爲意。除把各通路甬道入口暗中加上極厲害的五行禁制，以阻同黨隨意闖入窺見陰私而外，祇在裏間寢室內略做萬一之備，安置了些又陰毒又厲害的邪法異寶。主要用意仍是防同黨喫自己侮弄魚肉太過，生了怨毒，或因爭風內叛，一時沒有識破，於談笑淫樂之時突然翻臉，倒戈相向。憑己法力和玄功變化，自不能十分受其傷害，無如肘腋之變起勢絕驟，最可慮的便是這具肉體。何況這類刺客大都爲色而起，看出自己對他一味玩弄凌踐，由愛生妒，由妒成仇，因由美色情慾種的怨毒比甚仇恨都重都切，不特情急拼命，不計死生，而且深知無如己何，上來定是先對肉體猛下毒手。萬一如願更好，如其不能，也可少泄忿恨。凡能與己親近的，皆非庸常之流，深心暗算，不易防範。以爲有這幾樣埋伏，便可萬全，高枕無憂。哪料到昔年聖姑早已算定妖屍將來移居，數盡

於此，並還開出幾條通路，使與各洞要地相連。妖屍祇圖隱祕方便，卻上了當。這內外兩間雖設有埋伏，外表形勢佈置看去卻極啓人疑慮。越是仇家眼裏，越認作內中必定隱藏着極厲害的埋伏陷阱，何況又是妖屍藏屍煉法，打算會集親信與情人相聚淫樂的臥室重地，自比別處羅網嚴密，埋伏厲害。

癩姑、輕雲本來小心謹慎，上官紅更是末學後進，自不必說。謝琳近習寶籙，雖稍好勝輕敵，但她修道多年，平日常受謝、葉二人指點解說，遇敵經歷雖少，對於正邪各派的法術施爲以及各種陣法禁制的深淺強弱，形勢虛實，卻多知悉。加以聖姑昔年設而未完的又是最有威力的陣勢，道法稍高的人一望即知。所以纔一進門，便看出那是一種極厲害的五遁禁制。謝琳又見除兩儀內外環抱而外，內室未進，不知如何；外室空空，祇以五色暗寓五行，未設別的法物，更看不出一點異狀和行法的痕跡。照着平日師父尊長之教，越是這等情形，對方法力越高，阻害越大。並想起日前師父又有「現習寶籙，功候尚差，七寶金幢，非可輕用。異派中幾個厲害的妖邪，因峨眉開府，正教昌明，或恐見誅，或因忌忿夙仇，行將分別報復。你與峨眉諸弟子頗多交厚，幻波池祇是開端，將來他們都有災劫，你姊妹必要仗義相助，早晚遇上這類妖人。休當你姊妹屢世清修，大的災劫已過，失利小挫之事仍所不免。此行便須謹慎」等語。幻波池本未到過，初入洞時，因爲痛恨二妖孽，又是預有成謀，這次助友除妖，師父早已算好，應在今日，已成定局，加以洞中未遇甚阻力，愈發把事看易。屢欲乘機一試近來法力深淺，均喫癩姑力爲阻止。先還覺她過於小心，及至後尋妖屍密室，方由所經途徑門戶發現許多奇門妙用，跟着又誤走禁地，差一點沒有觸動埋伏，這纔知道聖姑法力果然厲害。她又想起：「癩姑也是從小修道，曾在屠龍師太門下多年，新近又得峨眉真傳，法力高下姑且不論，終是久經大敵，比己見聞得多，人又機智靈敏，所見決無差謬。看這外間敞堂形勢，明是葉姑昔日再三詳說指點，囑咐遇上不可大意的道家最厲害禁法五遁真形圖的外貌。現在幾個至交良友，俱以我姊妹爲重，休說敗於妖屍之手，就是妖屍雖戮，而因行事冒失進止失措，中間無論何人有甚傷害損毀，都是不好看相，如何可以大意呢？」想到這裏，適纔好勝自恃之心立爲一變，決計謹慎行事，不問當地有無埋伏，強弱深淺，給他一個有備無患。既爲尋斬妖屍肉身而來，事前便不應使其覺察，不觀察清楚，決不妄進。

這一來，四人成了同一小心，誰也不肯疏忽一步。好在謝琳、癩姑二人均是行家，識得微妙，先辨明瞭門戶向背。覺着一牆之隔，久候也不是事，正打算姑且按着虛擬而未現出的方位躔度，試探着往六角小門走去。忽聽室中起了豔歌之聲，音細而長，於萬分柔媚之中，隱含無限幽怨，意思似在苦憶一個情人。詞句尤爲纏綿悱惻，盡管情深一往，卻無一句淫蕩之言。四人那麼痛恨妖屍，也覺情致動人憐愛，聲更十分娛耳。知道妖屍

正用此歌召一同黨，人來必定放進，立可跟蹤而入。毒手摩什又不在此，正是一個絕好時機。互相打一手勢，閃退在圓門右側的乙木方位上去。用意是妖屍對聖姑所遺五遁禁制中，祇乙木遁法因昔年被上官紅誤入仙府巧得了去，總圖又未尋到，是個缺點，上官紅卻精悉此法正反相生之妙，萬一被妖屍妖黨識破，發動埋伏，木宮方位已被佔住，不特以木製木，並可乘機遁入室內，去斬妖屍肉身。

初意這些妖黨把妖屍奉如天人，又愛又怕，一呼即至，來必迅速。哪知歌聲過後，待了一會兒，妖屍又在室內曼聲長嘆道：「朱道友，你怎還不知我的苦衷？爲明我的心曲，已和那廝說明，與你一見，明早便許分手，此別久暫難定。我日前並非不納忠言，也是形勢所迫，萬不得已。你尚不諒，何況別人？就不願再理我，難道背人說兩句心腹話，略說我不得已的苦況，你也不屑聽麼？」邊說，連又哽咽起來，聲甚悽婉，愈發動人憐意，比起先和毒手摩什哭訴，又自柔媚懇切許多。可是那同黨仍無迴應。說時，癩姑覺着妖屍對新情人毒手摩什，公然連用豔歌和委婉哭訴；向舊情人勾搭，卻送媚通情，好生奇怪。乘話未完，忙打手勢，令衆少候，走向門外去查聽。纔知妖屍邪法果具神通，祇此圓門之隔，門內聽去那麼清晰，門外竟是那麼寂然，不聞一字。祇奇怪妖屍既能以邪法和意中指定的人分別傳聲，不令第二人所聞，何以人在敞堂也聽得見？不特與本門傳聲有異，並且於理有好些不合。

癩姑心正奇怪，忽見妖屍由左邊六角小紅門內現身走出。衆人中祇有輕雲一人以前兩進幻波池，均和妖屍對過面，看得最真。這時見她容貌仍是以前原樣，並非不美，祇是杏眼含嗔，柳眉斜豎，滿面上帶着獰笑，眉梢眼角威棱隱隱，時閃兇光，好似蘊蓄着無限殺氣。平日那麼豔冶柔媚的姿容體態，竟變作了冰冷薄情，一臉獰厲之相，令人望而生畏。方料是所召同黨不來之故，果然妖屍纔一出現，便戟指向前空畫了七八下，立有一片符籙形的輕煙現出，浮空停立在她面前。妖屍再以左手掐訣，照符煙一揚，張口一噴，那符煙也一閃即隱。妖屍隨又曼聲悲嘆道：「朱道友，既有今日，何必當初，既然見拒，我已無顏再見你面，今日死路由我自去，許應你那日之言也說不定。我不勞相助，情愛在前，不似對別人那樣恐壞我事，不會無故除去。休當我有甚惡意，我已止住前洞埋伏，開放門戶，請自便吧。」四人見妖屍一邊說，一邊側耳靜聽，面色越發獰厲難看，語聲卻更覺柔媚悽婉，分外動人。如非眼見，幾疑說話的乃是另一個癡情少女，絕不是她。妖屍話剛說完，忽似接到迴音，那人要來情景。可是妖屍不但不曾息怒消恨，反倒咬牙切齒，惡狠狠獰笑了一聲，隨手朝白色小門畫了一道妖符，然後戟指門外又咒罵了幾句，方始退入門內。

四人先想乘虛入室，但因妖屍就立小門前面，恐有警覺；又想看看背了毒手摩什，連召這些妖黨，所爲何事，有無別的陰謀毒計。反正已入虎穴，理應拿穩下手，不爭此片刻耽延。本來四人不知室中是否易於走入，想等妖黨來了，跟蹤混入比較穩妥。妖屍也是死星照命，舉措全非，祇顧陰毒設阱殘害同類，做夢也沒想到誅她的仇敵已然深入庭戶。她這一用妖法封閉白門不要緊，卻被仇敵看出敞堂虛有其表，並無禁制埋伏，更可放心大膽。室內雖還不知底細，妖屍既召妖黨，縱有埋伏，多半也要撤去，斷無禁制住了情人，再與談愛之理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癩姑當先一打手勢，早有謝琳神光立即隱形，四人一同乘虛隨了進去。佛家神光靈妙，不可思議，無形無聲，便是妖屍、毒手二孽不以邪法玄功查看，也不會有警覺。妖屍正忿恨妖黨違忤不來，分明已悟到自己淫毒兇狡，妖黨生了二心，滿腔怒火，想誘來室內細加考查。如已生心怨恨，索性連手段都不必用，就在當地酷殺，攝取他的生魂，以備夜來用以行法。妖屍這一分心，使癩姑等鑽了空子。

妖屍生平爲惡多端，殘殺同黨宛如遊戲，行事永無後悔。這次死期將近，居然迴光返照，初念陰毒狠惡已極，及至羅網布就之後，忽想：「那姓朱的同黨本是海外一個散仙，所習道法雖非玄門正宗，人卻甚好，同道之交也多。自己在未遭難以前，便與相識。此人以前並不好色，因是夙世孽緣，一見鍾情，不特爲己喪失真元，並因自己天性淫兇，喜新厭舊，樹敵太多，使他連帶受了許多艱難苦厄。爲了屢次救助自己脫難，曾喫大虧，幾乎喪命。可是自己並不知感，反因他情癡糾纏太甚，生了厭惡，欲以陰謀毒手置之於死地，他卻仍始終沒有一毫怨恨。這多年來，爲想救己脫難，雖然深知五遁禁制威力神妙，和男子不得擅入的禁條，便強進來也是白白葬送，未敢造次。卻是時時刻刻都在營謀，費了極大心力，煉成一件法寶，意欲助己脫難。又因深知自己孽重，敵人過於厲害，非到時機不能有望，比別的同黨來得較後。一到，便以苦口相勸，欲令自己向聖姑伏罪求免，舍下法寶、道書不要，隨他同去海外覓地清修。自己雖然不肯聽從所說的話，爲念他的深情，又當用人之際，他又不似別的同黨，祇一見面便一味垂涎美色，恨不能當時苟合，毫無忌憚，固然也愛自己如命，但他處處爲我打算，就有所圖，也在將來脫困以後，故此對他一改初念，也頗引以爲重。後來因他日常苦口絮聒，勸我遇有敵人，適可而止，祇驚走了事，此時切勿樹敵；命他出手，又不怎用力，方始有些不快。

「近因自己已爲毒手摩什霸佔，以後難於分身兼顧，一班舊情人中祇他一心在己身上，難於打發。論法力雖非毒手之比，比別的同黨卻高。照他以前相待情形，雖未必會生惡念，倒戈相向，時常糾纏也是惹厭。尤其自新情人一到，便似懷生醋意，雖未拂袖欲行，

神情卻甚淡漠，面有愁忿之容。這些日來，已不似日前那等親切，也不再背人尋己密談。適纔想起這些累贅，最好脫難以前去掉。並且今晚於前取寶，必須先破聖姑所設五行法物。近年爲了此事，曾煉有一件法寶，所鬚生魂，均係以前設計殘殺的那些不知進退的同黨。日前雖幸勉強煉成，無奈仇敵厲害，今日之事必早被算定，事尚難知。此寶威力至大，萬一不成，毀去可惜。破那些法物時，最好每樣能有一人捨命犯險，拼着萬死，引使發動，下手既較容易，並免親身入伏，稍有不妙便難脫險。因而想起這班同黨可以利用，又恐其不肯自尋死路，爲己葬送。這纔想下毒計，借故挨個引來，對那知進知退，不曾生心背叛的，便姑緩其死，以觀後效。對那心懷怨望，或是苦苦糾纏不捨，便以媚惑之術，連愚弄帶激將，使其自趨死路，爲己犯險。同時激起新情人的妒火，以防警覺逃走。」

獨對此人尤念舊情，祇想明言利害，使其絕念，本心還不想害他。哪知妒念甚深，連番勾引，俱不肯來。平日自負古今仙凡中從未有的美豔之質，一顰一笑，均可使人心神迷戀，不知死生。連毒手摩什那高法力，上次決裂，理無再合，尚且一呼即至。此人竟會屢召不理，不特對方心寒意變，而自己媚術無功，更是從來未有之辱，犯了平生的大忌。於是動了惡念，一面佈好羅網，仍以媚術喚他，再如不來，便即翻臉成仇。妖符發後，已然準備再無迴音，便親身趕往，徑下毒手，先行殺死，攝取生魂。隨即接到迴音，說他適纔算出，今日必有敵人潛入，所主持的埋伏須俟有人接替，方可離開，少待即至。先前何故聞呼不至，卻未提到。本已決計殺死，回房想起前情和此人現在情景口氣，對己雖然冷淡，內裏仍是情熱忠實。回憶昔年結交經過，如以常理來論，委實辜恩負德，薄情寡義，對他不起。對別的同黨尚可，在他怎以一時之忿，便下毒手？

想到這裏，怒火漸漸平息。正想等人到後，先盤詰出了真實心情，再定去留。這一尋思，心神注向別處，仇敵容容易易隨了進來，一毫也未覺察。

四人到時，妖屍已走入裏間簾幕之內，虎穴重地。適纔妖屍邪法飛符，又在門上施法，不知使甚詭謀。室內埋伏虛實未悉，加上好奇心重，見妖屍雖然淫毒兇狡，姿態容貌卻是極美絕豔，比起靈嶠諸女仙和各派中素負美名的女弟子，又是不同。俱想一面觀察室中虛實，小心下手，以防有失；一面也想看看妖屍平日顛倒仙凡，爲迷戀她而葬送道行性命，至死不悟的先後不知多少，死的又均非常人，內有好些並還是異派中有名人物，雖是左道旁門，功力均頗深厚，何以人人如此甘趨滅亡，到底有何特異之處？爲此，不肯當時發難，先把外半間仔細觀察，覺出雖有可疑之處，如不叫明驚動妖屍，或去觸動，均可避開無事。看明形勢以後，再試探着走近，站向簾側往裏一看，俱都暗中驚奇不置。

原來這間臥室比外間還大，通體做正圓形，分成內外兩個半間。當中隔着一道簾幕，質類五色鮫綃，雲錦雙懸，流蘇下垂，看去鮮豔絕倫，華貴無比。妖屍臥榻便設在裏面的半間。內外合計約有十餘丈方圓，這一隔開，成了兩個半圓。外半陳設坐具，已是精雅富麗，巧奪鬼工，寶氣珠光，輝映全室。而內半陳設之綺麗新奇，尤非筆墨可以形容。除當中放着一個腰圓形的碧玉榻外，和尋常富貴人家紅閨繡閣一樣，一切鏡臺奩具以至衣履被褥之類，無不齊備，應有盡有。祇是所有物品珍奇異常，塵世上多富貴的人家，也不易見到一件罷了。

就在這妖屍回房俄頃之間，先前行動強悍，極惡窮兇，滿臉獰厲的本相，已收拾淨盡，連容貌神情都似變過。如非深知底細，又曾目睹親見，幾疑另是一人，決非妖屍本身。妖屍先出現時，元神本已復體爲一，這時正做出閨中美眷午夢初回，睡眼惺忪，春情盪漾，所思不至，無可奈何，嬌情慾墮之狀。一副嬌軀正半臥半坐，靠在榻頭玉屏風上。那腰圓形的玉榻，祇近頭一面的兩邊，有近二尺長雕鏤精工的扶手矮欄，餘者三面全都空着。榻上鋪陳着極厚而軟的錦茵，華麗自不必說，人臥其上，身體便陷沒了小半。妖屍身上半蓋半裹着一牀質勝紈綺，色作淡青，看去又輕又軟的被單。上半身祇雙肩、前胸和手臂露出在外，一手微搭胸前，另一手臂懶洋洋支向右側玉欄之上。身穿一件薄如蟬翼，雪也似白的道衣，前胸微敞，露出雪白粉頸和半段酥胸，下面乳峰隱隱墳起於冰紈錦被之間。那沒蓋着的地方，固是肌膚玉映，瓊綃不掩，隱約可以窺見。還有那雙手臂，因爲右手支頤默坐，露了半截臂膀和那十指春蔥，說不出的粉鑄脂合，圓滑朗潤。下半身雖被蓋住，卻在有意無意之中，由被角邊半隱半現地露出一段豐盈柔細的玉腿，以及半截底平指斂，粉光緻緻，柔若無骨的白足。面上神情是星波瑩明，如蘊妙思，黛眉微顰，隱含幽怨。再加玉頰春生，櫻脣紅破，瓠犀微露，欲語不語之狀，好似半嗔半喜之中，蘊藏着萬種風流，無限情思。端的穠纖合度，體態妖嬈，從頭到腳，直無一處不撩撥人的遐想。容光既如此妖豔，神態又那麼淫冶，加上服飾華麗，迥絕人間。上面淡雅的衣被與下面鋪陳的錦褥文繡，再互一陪襯，越顯得貌比花嬌，人如玉琢，光彩照人，不可逼視。尤其厲害的是，人還不曾走近榻前，首先鼻孔中聞到一縷溫香，其味非蘭非麝，彷彿由榻上人肌膚中隱隱透出，聞之令人魂銷魄落，心神欲醉。

癩姑先見榻旁綠玉案上，擺着好幾件閨閣中人所用粉奩妝具，細一注視，多半蘊有奇光，隱隱似有邪氣透出。祇是邪法頗高，不是一雙慧目法眼，決不易看出。同時謝琳一雙經過芝仙靈液霑潤過的神目，也已發現。二人正同向輕雲、上官紅打手勢指點，連同壁間別的陳設，令其留心戒備時，人已一同踅向簾前。猛聞到一股妖香，驟未及防，立覺心

神微微一蕩，知道厲害，忙運玄功把心神鎮住。癩姑覺着自己和謝琳、輕雲無妨，上官紅年幼道淺，卻禁不住邪法潛侵。方欲行法防禦，謝琳的有無相神光近日已能隨心禦敵，祇一動念，立可屏禦，先是不曾防到會有這類香氣迷人的邪法，一經發覺，隨着心念動處，神光發出威力，早將香氣隔斷。此是妖屍白骨鎖魂香，厲害非常，道力稍差一點的人，無論男女修士，祇要聞到這香氣，立被迷惑，魂銷魄落，人也軟醉如泥，任她盡情擺佈，決無倖免。固然像癩姑、謝、週三人的道力，尚不致被她迷倒，如出不意，驟爲所中，也不免於心旌搖搖，神魂欲蕩，決不會祇有像先前那一點感覺。尤其上官紅入門未久，盡管天生美質，用功勤奮，畢竟火候尚差，即便事後能夠振作，靜攝心神，不爲所算，當時必要昏暈一下。因身在有無相神光護身之下，諸邪不侵，盡管疏忽，念不及此，未曾防到，至多也祇遇上外邪加害時，照例有的微微一點感覺。休說癩姑、謝、週三人，連上官紅也不過心神略微動盪，並無他異。

四人急切間不知就裏，祇覺神光護身之下，還會如此，妖屍邪法陰毒可想而知。又見上官紅聞到妖香，竟和自己一樣，不怎在意，神色自如，小小年紀，入門不久，居然有此定力和功候，足見天資超越，用功勤奮，易靜有此高弟，足可自豪。方代她師徒欣慰，忽聽門外有人說道：「玉娘子，容我進來麼？」連問兩聲，妖屍通未答理。四人料定那是姓朱的同黨，初意物以類聚，必又是一個淫兇醜惡，比毒手摩什等妖邪長相好不了多少的左道中無恥之輩。及至回身一看，卻大出於意外，來人竟是一身仙風道骨，羽衣星冠，儀容秀朗，通體不帶一絲邪氣，舉止神情也極文雅從容。休說左道妖邪，便是海外那麼多散仙也少此種人物。而且黑髮玉貌，外表年紀彷彿甚輕。四人心中奇怪：此人並非妖邪一流，怎也會爲妖屍所迷，甘爲奴僕，受其玩弄？

妖屍仍未答話，祇在裏面微微嘆息了一聲。那姓朱的少年道者剛來時，本是面有憂色，及至連喚玉娘子未應，忽聞妖屍微嘆之聲，好似有甚感動，又似突然變計，凡百不顧神情，倏地把牙關一咬，面上立轉喜容，從容款步走入。當道者初來在外喚玉娘子時，妖屍一面裝着負氣不理，一面手持兩寸大小晶鏡隔着簾幕往外照着，面上微有慍色。等到道者入室，口角邊忽又帶着一點冷笑。四人看得逼真，那道者好似常做入幕之賓，一進門便直往簾內走去，目光卻四面注視，意似查看室中有無可疑形迹。到了榻前，便向妖屍身側坐下。妖屍也不起立招呼，祇媚目流波，斜睨了一眼，便自將目合攏，不再理睬。道者似知妖屍必要做作，說道：「玉娘子，你真錯怪我了。」妖屍不答，道者也未再往下說，祇把雙目注定妖屍，從頭至腳仔細領略端詳，大有秀色可餐，愛極忘形之意。漸漸由上而下，看到腳頭，一眼瞥見那隻欺霜勝雪，脛腿豐妍，纖細柔滑的白足，微露被角之外，竟情不自禁俯身下去，在那綿軟溫柔、無異初剝春蔥的纖指上親了一親。偷覷

妖屍面色，似嗔似喜，看去祇更愛人，並無真怒。於是道者更又伸手下去，竟將那隻美妙無雙的白足握住，撫摩了一會兒。又跪將下去親了又親，手也漸漸往粉腿上摸去。

衆中別人還不怎樣，謝琳早看不慣這等淫暱之狀，意欲就此下手。繼一想：「那少年道者分明非左道妖邪，也許受了妖屍邪媚迷惑，莫要連帶波及，誤殺好人。」心正盤算未決，這時妖屍元神早已離身飛起，現出一副滿頭鮮血狼藉的惡相，正站在道者身後。起始神情獰惡，大是不懷好意。嗣見道者對她肉體溫存撫摩，委實愛到極處，面上神色才略爲和順了些。那道者直似始終不曾覺察。謝琳兩次要想動手，均被癩姑止住。妖屍元神忽然不見，知已復體。方和癩姑打手勢如何發難，妖屍冷不防把足一縮，用力稍猛，竟將下半身蓋的那牀錦被掀開了些，那一雙脂凝玉潤的粉腿立即呈現。道者也就勢撲將上去，雙手摟緊，不住溫存撫愛。

妖屍由他玩弄，毫無躲閃，祇睜眼冷笑道：「你初來時，屢和我說，仇敵法力厲害，人雖坐化，並未飛昇，元神必還留在百寶囊中入定修煉。這裏一切事情前因後果，必早被她算定。又說我以前殺孽太重，雖然被困多年，幸得劫後回生，仍出勉強。從此改頭換面，虔心靜修，尚恐不能免難，怎敢再犯她的禁制？因此平日相對，祇是口頭親熱，不特不似昔年那麼極情盡致，真個銷魂，所說也都是些正經的話。有時談到脫難以後，同隱仙山，欲結神仙眷屬，以圖與我長在一起，終古不離，也是將來打算，盡管愛極，也僅常想背人相聚，密談片時，並無一點輕狂。承你愛重關切，我雖不能盡聽，論心也頗感謝，足見老友不比別人。總共數十天的光陰，怎今日會變了個人，始而招之不來，來了又是這樣急色兒的醜態？莫非你把以前所說的話全忘了麼？」

妖屍有一特性，自負美豔，絕於古今仙凡，即使中心蘊毒，決意要加殺害的人，祇要在下手以前對她愛極顛倒，便自心喜。哪怕日後仍是不免毒手，當時卻能博到她片刻之歡。對方這一急色，正觸所好，雖以聖姑法力暗制，中心畏禍，不敢像昔年那樣縱情淫慾，肆無忌憚，說時滿面微笑，媚波瑩活，斜睨着俯伏在她身上的舊歡，眉梢眼角，春情蕩意，自然流露。那搭在胸前的纖纖玉手，漸漸伸向道者頭上，輕輕撫弄，好似柔情款款，芳心自同，相愛相憐，不能自禁之狀。道者卻似極愛慾狂，除了盡情撫愛，領那懷中暖玉，一片溫香外，耳目已然失去知覺，對於妖屍所說的話，一句未答。

謝琳見此邪情醜態，忍不住又要出手。癩姑到底心細多識，覺得道者功候法力不是尋常，雖然迷戀妖屍，面上並無邪氣，人也不帶分毫好惡之相，不像已被邪法所制，這等放浪無恥情形，實在可怪。正在留意查看，忽由側面窺見道者聞言未答，眼角似有淚痕。情

知有異，忙止謝琳先勿下手，徐觀其變，此人既非妖邪一流，何以如此情景？謝琳隨手指處，也看出道者不特眼含淚珠，面上忽現愛忿愁急之容。照着適纔熱情奔放不可遏止情景，不應有此，知有緣故，方息初念。

因道者上身已全俯壓在妖屍腿際，妖屍元神已復，祇能看見他的腦後，面上愁苦容色出於意外，並未看出。說完，未聽回答，還祇當舊歡重拾，心醉魂銷，又正問到他的短處，以致無言可答。想起以前恩愛情深，加以多年久曠，回生以後，長日慮禍憂危，玷污仙府，恐犯大禁，不得不按捺慾火，強自忍耐。但是天性奇淫，蘊蓄愈久，其力越大，一旦奔放，便成狂流，色膽如天，不能再製。祇圖一時順心遂意，哪怕刀山在前，火海在後，也是過後甘任其禍，決非所計。何況雙方夙孽甚深，道者又道骨仙風，丰神挺秀，法力亦非尋常，遇合之初，本就彼此恩愛纏綿，情深似海，並無絲毫勉強，出於片面相思。如非當時樂極情濃，越來越甚，也不至於彼此都失了真元戒體。自己專門採補，失卻真陰，還能補償。對方本非左道，又和別的情人面首不一樣，一任自己水性楊花，終是情有獨鍾。自己也因此纔生出厭惡，久遂成仇。這次劫後重逢，非但不念舊惡，反而關切敬愛，不似別人專以色慾爲事。妖屍縱極淫兇，也不能一毫不通情理。稍一尋思，前塵往迹立上心頭，覺着此人終是情深義重，與衆不同，舊情已自勾發。加以前此妖屍爲了防人防己，惟恐慾念難制，每遇人來，必先約法三章，好合須在脫困之後。盡管平日喜以媚術淫情顛倒來人爲樂，一則心存玩弄，未把對方看重；二則本是邪法化身，偶然故現色身，也祇使對方略沾肌膚即止，一切引逗出於僞作。似此溫香在抱，經人憐愛，撫摩不已，回生以來尚是初次。對於聖姑，本是又恨又怕到極點，自從毒手摩什二次重來，銳身急難，口發狂言，半信半疑之下，畏心便已搖動。再經此幾回夾攻，滿腔慾火立被引發，媚笑說道：「怎麼不答話呢？一雙腳腿有何可愛，也值如此？枉自修道多年，竟和嬰兒戀母一樣，祇管裝喬，不理人則甚？莫非還要想喫口奶麼？」四人雖不知這是昔年雙方淫樂時隱語，可是妖屍說時，粉頰紅暈，媚目春情淫蕩之態，愈發不堪。可是對方依然不曾擡頭答話。妖屍也似覺詫異，一面淫心已然大動，正欠嬌軀，擡起左邊一條粉腿，待要夾向對方頭上；一面櫻口微動，吐出一絲粉紅色的輕煙，正要飛向對方頭上。那道者忽似驟然遇到毒蛇猛獸一般，倏地捨了妖屍兩條粉腿，慌不迭飛身縱退出兩丈以外，也把口一張，一股青色的道家內元真氣立噴出來，護住全身。帶着滿臉愁苦之容，悲聲說道：「我不足計，請你念在前情，暫且寬緩一步。此舉並非爲我，仍是爲你。等我說完了話，死活由你如何？」這等變出非常，大出妖屍與四人意料。

妖屍正在發動春情，噴出香霧迷惑對方，本心拼着犯禁，同作淫樂。不料道者突然躍起，已是拂意驚疑。再一眼看到那等愁眉淚眼情景，怒火欲焰一起點燃。當時毒念重生，不

顧發話，首先把手一指，那右方垂的半片簾幔，立化一大片血赤色的火焰，火網一般電馳飛墮，將對方罩住。一面目射兇光，註定對方，聽其發言，那雙淫兇眼裏直要冒出火來。先前玉豔花嬌，柔情密愛，全化烏有。豔色美人頓成羅剎變相，重又恢復了適纔由小門中出現時的兇惡獰厲神情。同時身子往後一仰，也睜着一雙含蘊無限淫毒的媚眼，冷冷獰笑道：「你不知我性情麼？還有甚說的？」

道者長嘆一聲道：「玉娘子，你先不必發怒，聽我把話說完。我也深知你孽重難挽，但我知你本是美質，祇爲當初在聖姑門下不合自作聰明，心志太高，以致背師下山，受了妖邪引誘，陷入淫邪。天生尤物，本具特性，一朝失足，遂如洪水橫流，不可收拾。否則，你如自來萬分不可救藥，聖姑也決不會欲以人力挽回定數，再四寬容。即以後來在此雷劫而論，以聖姑滅度時的法力，一切後果前因早都算定，本不難當時使你形神俱滅，何必再保全你的元神，連肉體也未加傷害？窺其用意，也無非使你在這百年患難之中，多經苦難，痛定思痛，萬一能悔前愆，回頭修省，便任你功成自去，不再行誅，也不枉當初苦心度你，師徒一場。

「至於我呢，因有夙世孽緣，昔年與你一見鍾情，愛逾性命，祇圖與你長久廝守，你我合籍雙修，同證仙業，便把多年苦修功力以及性命全數爲你送掉，也在所不計。初定情時，還有妄想，盡我心力，以至情感動，導你棄邪歸正。嗣見你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，造孽日深，無可自拔。我屢次爲你出死入生，苦心相援，助你脫難，你至多不過暫時稍微感動，不久又是故態復萌，變本加厲。後且因此視我如仇，正欲加害，毒計未成，便因來此盜寶，身受雷劫。這些年來，我無一日不在爲你痛惜打算。你雖辜恩薄情，我仍放你不下，恩愛之情至今不變。深知此間禁制厲害，期前入洞，白白送死，無濟於事。祇得一面煉下法寶，準備應用；一面靜盼時機到來，冒險相助。這裏內外隔絕，非我這法力所能算出底細。初意你經此百年困苦，創鉅痛深，必知悔禍；還有聖姑既肯留你元神在她洞中虔修，也必有點指望。爲此輾轉探詢，默運玄機，費了許多心力，僅僅佔算出你應在本月癸未子夜難期終了，但無飛騰之象，並且運數已盡，吉少凶多。明知聖姑禁條嚴厲，男子入內，不出百日必有凶憂，生路極少，哪怕當時脫出，也決過不了百日死限。終以愛你太深，自信平生除犯色戒以外，並未行一惡事，聖姑想能稍加寬恕。就算犯她禁條，也祇遭上一次兵解。你自來怙過任性，不納忠言，祇我說的話，偶然還能信從。大難之後，劫後重生，也許性情磨鍊好些。

「昔年曾對你說過，我對你的情愛，一任地老天荒，海枯石爛，永無盡期。祇要能助你脫難歸正，我便身化劫灰，亦所甘心。區區一劫，仍可再世，何足介意？哪知到此一看，

你經此大劫，不特未知悛改，反更倒行逆施。雖承你猶有故劍之思，又當用人之際，未再視我爲仇，可是我連番苦勸，仍似秋風過耳，毫不爲動。後來我見勸說無用，祇得拼以一死相代，到了日期，盡我全力助你脫難，姑作萬一之想。我因連日籌思，想把全力用在最後緊要關頭；更不願助紂爲虐，加重罪孽，使你多樹強敵，多造惡因，眼前難以脫險，我再世也受惡報。而你不明我苦心，反認我應敵不力，屢加嗔怪。我想時至自明，終有使你省悟感動之日，也未分辯。眼看日期將近，惟恐力有不勝，我真元已虧，仙業無望，決以此行報你昔日相愛之情。受此巨創，他生也知自儆，或者不致重陷情網，又蹈覆轍。一死原無足重，所怕的是各有因果，身死由於犯禁，依然代不了你。你如應了聖姑遺偈，形滅神消，豈不痛心？

「日前方在愁思，不料你竟引鬼入室。我雖不才，也曾修道多年，頗知順逆、善惡之分，已料決無好果。昨夜二次默運玄機，詳加推算，未來之禍，竟是凶不可言。益以內邪自招，真是萬無倖免。我本不難捨你一走，一則數已註定，倖免祇是一時；二則臨難相棄，又背初心，我決不爲。百思無計，祇得仍以一死相報，但能保得你殘魂剩魄，不致全數消滅，便是萬幸。誰知你數限將臨，又想施展以前殘殺同類的毒手，一心祇倚妖孽爲重，想把一班受你迷惑挾制的同黨一齊驅上死路，連我也在算計之列。承你還有一點香火之情，對我意在兩可，尚無必死之念，足見我對你用情，尚屬不虛。適纔喚我，本不想來。嗣因你一再呼喚，後竟行法相制。其實我之愛你，由於夙孽與情癡，並非迷於你的媚術。真要來時，不假法力，我也必來，何須如此？我畢竟愛你太甚，雖知你對我不懷好意，但我決不願你無故爲我忿怒疑忌。又以真心苦意，你尚不知，反正你我必死，難逃今日，與其目睹心愛人死時慘狀，與之同盡，轉不如死於你手，還好得多。我如不來，必誤以爲我因妒生忿，耿耿此心，終難表白，爲此變計前來。否則，如論邪法異寶，玄功變化，固不如你遠甚，但別後百年，苦功卻未白用。除了夙世深孽不能斷念，本心也沒打算擺脫外，你那本身足能令我迷戀，至死無悔，至於你那媚惑人的慣技，對我反倒無用。

「來時，本想作一最後忠告，將你激怒，便死你手，了此一段情孽。及至一見，重又勾起舊情。心想以前你我相見，必定親熱纏綿些日。一別百年，劫後重逢，理應情愛更深，祇爲聖姑禁律森嚴，難得你那麼迷途罔返，尚且不敢玷污仙府，如何因我誤你？故此相見如賓，連戲言均無一句。雖然事已至此，也不敢再增罪孽，祇想死前略親肌體，少解百年相思之苦，再和你實話明言。你竟誤以爲我必受迷，忽動慾念，我這纔害怕離開。你因此竟施展毒手，不特殺我，竟欲用血焰銷魂之法迫我生魂入網，供你夜來破法之用。實對你說，我逃雖難望，也不想逃，要想殺我，除非自甘就死，也非容易。就你把所有法力齊施出來，取我性命元神，也須十日之後。但你此時外面強敵已然深入肘腋之間，

禍發頃刻，至多不過今晚，必受惡報，決等不及稱心快意，身已先亡。我前已說過，願意死在你前，免見你死時身受煉魂之慘。你如稍念舊情，便請容我兵解。能否攝我生魂爲用，那要看你法力與我情孽之報如何。死活仍然由你，祇不願這等死法。言盡於此，你意如何？」

妖屍慾念一起，便難終息。心雖恨極，必死其人，仍想先遂淫慾，再行殘殺。道者說時，妖屍先還在留神細聽，祇是面帶冷笑，意似不信。一面仍在頻拋媚目，暗施邪法，欲以暴力脅迫，兼施邪媚，雙管齊下，強令就範。後來越聽口風，越不受用，益似火上澆油，急怒上攻。口中連連獰笑，隨手指處，由牀頭短屏上面發出萬千縷其細如針的五色光華，朝火焰中射去。祇見火焰大盛，飛針彩光閃閃，猖集如雨。道者意似有些苦痛，依然強忍，述說下去。

旁邊謝琳見此淫兇，又可憐那道者，愈發忿怒，暗忖：「天底下竟有這樣癡情的人？」第三次又要動手。又是癩姑強行止住，連打手勢，告以時猶未至，妖屍元神一會兒必要離體。果然，妖屍怒火毒焰越往後越熾，話剛聽完，突似暴虎一般，元神離體，飛身而起，戟指厲聲喝道：「你說外敵已然深入？休說這是你慣喜以虛言爲仇敵張聲勢，此時內外各層埋伏毫無動靜，決無此事，便有狗男女偷偷入洞，也是送死，自有人去應付，不用我操心。我已決心與毒手道友做一神仙夫妻，祇等報仇取寶，明日起便同他去大咎山共享千年之樂。適纔挨個考查，心服知退的，還能活命；否則我自有道理，一個也難逃我夫妻二人之手。你當是真可憐你麼？我適纔試他愛我情義深淺，故意令他在小琅玡室中相候，爲時已久，並未逆我心意。以他法力與閱人之多，正見深情。我不忍讓他再久候，現便將他請來，偏先在此洞中快活一回，看老賊尼能把我如何？你不是說我一時難攝你的生魂麼？我在他未來以前，先以玄功變化親手擒你，倒要看看你近來伎倆如何。」

話還未了，花容已經大變，現出在北洞下層與沙紅燕鬥法時所見惡相。方要捱上前去，道者已先笑一聲，搶着說道：「玉娘子，我今日初次見到你劫後變相，我明白了，也不枉來此送死一場。你不信那外來的強敵麼？就在你……」底下話還未出口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當雙方搶着爭說之前，四人覺着外面似有微聲飛入，隨見簾外有烏金色影子一閃。妖屍卻如未見，更肆毒口，神情愈惡。四人知是毒手摩什妒火中燒，潛蹤窺伺，祇不知他隱身法入門會有聲形，方覺奇怪。妖屍已然縱身飛起，化作一片碧陰陰的光影，朝道者撲去。

癩姑知是時候了，再不下手，便許錯過。立即把手一揮，照着預定，上官紅暫立原處不動，癩姑等三人各把飛刀、飛劍、法寶、神雷冷不防一齊發動，先朝榻上妖屍肉身飛去。祇見白、金、紅、青各色光華，七八道一齊飛射，同時霹靂連聲，打得滿屋俱是星光雷火。妖屍死星照命，全未防到。室中雖埋伏有邪法異寶，無奈敵人有神光護身，所用法寶、飛劍、飛刀均具極大威力，況又加上三人的太乙神雷，勢疾逾電。妖屍既恨極所害的人，發現新情人忿怒，潛來窺伺，意欲故作不知，抑此揚彼，表白自己專愛之意，博取他的歡心，一味做作，心神已分，一任玄功變化飛騰多快，也來不及回救。剛一發覺有警，心中大驚，慌不迭返身回救時，那一副千嬌百媚、粉鑄脂凝的豔骨香肌，已被三人的劍寶神雷連絞帶炸，成了一堆焦黑糜爛的血肉，狼藉滿地，四下飛濺，玉榻也已粉碎。這還不說，妖屍萬分情急之下，祇顧搶救那具肉身，未及發動埋伏禁制，忙中有錯，又忘了仇敵飛劍、法寶厲害。這一猛撲上去，癩姑等三人早料有此，便妖屍不動也要隨同向她下手，何況自迎上來，祇一舉手間，妖屍元神也自撲到。謝琳恨極了她，立即移鋒相向，勢極猛惡。妖屍原身沒有搶救成功，反迎着中了謝琳一雷。癩姑因對方是兩個勁敵，出手便用屠龍刀，連同輕雲青索劍，一齊電掣般飛繞上去。妖屍縱然神通廣大，也禁不住這三人的幾面夾攻。總算煉就玄功，變化神奇，元神雖受創不輕，還不妨事，見勢不佳，咬牙切齒厲嘯一聲，遁向一旁，晃眼無蹤。

也是四人該當有幾個時辰的小困。如聽謝琳上兩次出手，妖屍肉身雖不一定消滅，遲早仍是成功。祇爲癩姑老謀深算，始而發覺道者神情有異，想要觀察詳情，並因妖屍元神復體，榻前尚有埋伏準備，此時下手，一個殺不了她，打草驚蛇，轉有戒備，再想下手便難。又以謝、李二人往救易靜，久無音信，而妖屍、毒手兩個強敵俱未警覺，可知無事。日前小寒山來時，忍大師復有「開鼎甚難，妖屍前因易靜祇是偶然觸發，乘機下手，至今不能隨心啓閉」之言，想是開鼎艱難，不是一時半時所能成功，這裏樂得稍遲下手，以免救人這一面生出枝節阻力。所以謝琳三次想下手，均被阻止。

毒手摩什在別室候久，不聽心上人喚他，又知妖屍淫蕩無比，這夥妖人全是她的面首，越候越起疑心，不由妒火慾焰一齊高漲，暗中隱形前往窺探。妖屍恰在此時慾心大熾，想把毒手摩什勾來，當着舊日情人盡情淫樂個夠，再下殺手，以圖快意。剛把毒手摩什來路禁隔撤去，未及相召，便自掩來。那密室內外俱都設有禁制，無論來人多高明的隱形法，祇一進門，必要現出一點聲形。卻沒想到佛家有無相神光神妙莫測，以妖屍、毒手的法力，也須先有警覺防備，否則決難發現。道者告以強敵已入肘腋，妖屍輕率不信，也由於此。

四人這一耽延，毒手摩什恰正掩來，並不知他一進門妖屍便已發覺，故意做作叫罵，向他賣好，仍當自己隱形神妙，潛伺在側。畢竟摩什乃旁觀的人，胸無成見，邪法又較妖屍高強些，一聽道者說外敵深入，便向四下查看。急切間雖還未及施展煞光，暗中已在留心，自向滿室尋視。猛瞥見七八道光華射到玉榻之上，雷聲大震，當時連屍帶榻齊化劫灰，妖屍趕救不及，反而受傷遁走。內中一道光華，正是昔日所遇兩個少女之一，不禁勾起前仇，急怒攻心，怪吼一聲，立即發難。

這原祇是一瞬間事。當四人成功，妖屍一照面受傷遁走時，毒手摩什也已動手，首先發出一大片烏金光華，將裏外室一齊佈滿。接着施展邪法，迫令敵人現形。那烏金光華乃是妖人所煉七煞玄陰天羅，爲軒轅老怪獨門邪法，與赤身教主鳩盤婆所煉諸般魔法有異曲同工之妙，厲害無比。一任隱形護身法寶如何神妙，均有感覺，不必見人，便可圍困，威力絕大，神速異常。並且妖人自身也在妖光籠罩之下，法寶、飛劍決難傷他。四人雖仗神光護身，沒有受傷，離身兩丈以外卻被四面逼緊，離頭丈許也受到了重壓。這時全室充滿妖光，祇四人立處空出不到兩丈大小一團。照此情形，隱不隱也一樣。謝琳佛法功力又較乃姊稍次，有無相神光抗禦之力比較強些，反正隱已無用，又感到情勢嚴緊，便把身形一同現出，一面運用神光抵禦，一面把飛刀、飛劍、法寶、神雷發將出去，向妖人夾攻。哪知這類邪法、異寶不比尋常，劍光、寶光上去，便覺出有了阻力。妖光更是隨分隨合，力量越來越大。總算改用有無相神光以後，已能衝光進退，壓力阻力均較前輕，不似先前難於行動。可是神雷發出便消，不能近身，那麼厲害的屠龍刀與青索劍，竟傷妖人不得。第一次刀、劍、寶光飛到妖人身前，眼看分明繞身而過，妖人祇怒吼了一聲，妖光閃處，重又復了原形，氣得妖人厲聲咒罵，暴跳如雷。以後妖人許是覺出仇敵刀、劍、法寶厲害，已不再使其近身，祇見烏金色妖光頻頻閃動明滅，隨着刀、劍、寶光飛馳繞射，變幻不已。一任四人全力夾攻，竟奈何妖人不得分毫，妖人也傷害四人不得。

癩姑見長此相持不是件事，妖人如此厲害，妖屍又先遁走，謝、李二人又不知成功與否。再見室中還有埋伏未曾發動，估量此是停屍重地，發必難當，方想衝到外面再作計較。謝琳覺刀、劍、法寶全未奏功，祇所習降魔諸法還未出手；英瓊未來，紫、青雙劍不曾合璧。來時師父又囑，此地乃未來好友仙府，不可毀損。室中玉榻以及好些陳設已被波及，再毀可惜。也想到了室外，尋一寬大所在，再行施爲。

二人正在互相傳聲商議，妖屍忽然出現，披頭散髮，滿面血污狼藉，狀甚兇厲。毒手摩什一面分光放出空隙，口剛喚得一聲：「玉娘子！」妖屍已投向懷裏，匆匆說了兩句，

互相一聲獰笑。妖屍戟指跳足，向四人厲聲喝罵：「該萬死的賤婢！竟敢暗算仙姑法體。少時擒到，不教你們受我一千年煉魂磨身之刑，誓不爲人！」說罷，不俟答言，轉身又向道者大罵：「你這死有餘辜的狗賊道！你既對我有情義，發覺仇敵進門，就該明說。偏祇顧向我乞憐，盡說一些又酸又腐的陳言廢話，將我激怒，分去心神，致爲賤婢暗算。殺身之仇，不共天日，你雖不與同謀，我卻爲你所誤。你這賊道已不免於死，反正捨此一命，何如將生魂借我一用，以報今日之仇？你意如何？快些回答，將來還能放你轉世。否則我夫妻已將仇人困住，一樣也能報仇，你卻要受煉魂之慘，早晚形神皆滅，連轉劫再世都無望了。」

要知大破幻波池，女神嬰易靜出險，金屏佛火合煉妖屍，仙都二女大戰毒手摩什，以及若干新奇情節，均請看下文。